

人员秘密杀死之后，“加茂部队”短暂撤回哈尔滨本部。之后，石井四郎又选中了距哈尔滨市约 20 公里的平房地区，圈定 6 平方公里范围，营建新的细菌部队设施。

1936 年春，工程开工。这一极为保密的综合性的工程，由石井四郎在长春招募 4 个日本建设株式会社承担，经两年多才告完成，工地上使用中国劳工有时超过 1500 人。1938 年，石井四郎晋升为大佐之际，当年 6 月底，关东军司令部发出 1539 号命令，确认哈尔滨平房地区总面积 120 平方公里为“特别军事区”。同时，“加茂部队”——此时的秘密番号为“满洲第六五九部队”，对外称“东乡部队”，以给水防疫部队的名义在特别军事区活动。实则，还是干的“中马城”那一套。只是用以人体试验的花样更多。1941 年，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后两个月，“东乡部队”启用“满洲第七三一部队”番号。而“七三一”，日后成为侵华日军使用活体中国人、朝鲜人、联军战俘进行生化武器效果实验的标志性代号而为世人熟知。在这里，每一个通过“特别输送”进入的“试验品”，被称为“马路大”。“马路大”，日语的原意为“圆木”。可见石井四郎为代表的日寇，灭绝人性到了何种地步！

各种闻所未闻的试验在这里展开——活体解剖、鼠疫试验、病菌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、人畜杂交试验、人体四肢互换等等。森村诚一《恶魔的盛宴》中记载，1939 年以后，“东乡部队”对“马路大”进行过两轮编号，每一轮编号极限为 1500。据此可知，到日本战败，共计有 3000 人死于此。当然，如果算上之前在“中

马城”和哈尔滨市区的被害人数，以及 1939 年以前在“特别军事区”被害人数，则被石井四郎所部直接残害者，远不止 3000 人。更加之日本投降前夕，匆忙撤退，为毁灭罪证将细菌工厂炸毁，致使大批带菌动物逃出，给当地人带来巨大灾难。

## 试验成果疯狂用于实战

“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，日本的生物武器已经在实验室里发展到了相当先进的程度，那些武器在日本对中国军队和平民的攻击中获得了非常成功的应用。”美国学术期刊《批判性亚洲研究》1980 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文章——《一段被隐瞒的历史》。作者约翰·威廉·鲍威尔 1941 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，之后于 1942 年随美国情报局参谋班子来到重庆。1945 年，鲍威尔到上海接手《密勒氏评论报》。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《密勒氏评论报》仍旧以月刊形式出版发行。然而，由于鲍威尔的刊物在朝鲜战争期间，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施用细菌武器等罪行，被美国邮政局禁止寄往美国，英国和日本政府也禁止之。1953 年 6 月，由

下图：七三一陈列馆新征集 4500 余件日军细菌部队罪证文物。



于持续的财政亏损，鲍威尔夫妇决定停刊，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上海，回到美国。

《一段被隐藏的历史》在西方世界揭露了一段真相——石井四郎在中国东北的试验成果，终究是用于实战中。

1939 年，日军在诺门罕与苏联，以及当时的外蒙古地方军队发生冲突。当年 6 月，石井四郎在海拉尔储备了 2000 多枚载有炭疽、伤寒、霍乱菌的炮弹，准备发射到苏军阵地。到了 7 月份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为挽回日军的败局，终于答应了石井四郎所求。石井四郎所部以“关东军防疫班”名义参战，并将 22.5 公斤沙门菌和伤寒菌投入哈拉哈河中。七八月份，石井四郎所部又将在海拉尔的细菌弹运至前线，发射到苏军的阵地上。为此，他获得了日本四级金鷄勋章。

然而，终究日本在诺门罕没有占到上风，细菌武器甚至伤及部分日军。石原莞尔希望得到的“战争收益最大化”，其实未能实现。之后，石井四郎应华北派遣军司令岗村宁次之邀，跑到华北、华东进行细菌战实战——某种程度上其梦想成真。

1940 年 7 月，石井四郎组织了第一批细菌部队远征队，在浙江宁